在精神的云端拥抱生活

□赵春仙

从故事开始

于我而言,藏书的缘起,始于儿时听闻的故事。

东头碾子梁上的凤奶奶,身材瘦瘦小小,故事玄妙惊人,神怪传说、人间际遇、狐妖趣事,件件新奇,句句悬念。每天赶着一群黑羊的满仓大爷,嘴里满是山野奇闻,说起来手舞足蹈、唾沫横飞,总觉得他要找谁吵架一样。爱叨唠、爱串门、爱唱戏,走谁家睡在谁家的广文老汉,满肚子都是戏文与古史。

你永远想不到一个渴望讲故事的人有多疯狂。

广文老汉本来好好坐在我家椅子上打盹,听我故意撩一句:"杨继业是哪里人呢?"竟一下子惊醒,从并州太原追本溯源,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的《杨家将》。末了,还不准备放过我,凑过来低声道:"你知道吗?佘太君和穆桂英还活着,就隐在咱这太行山间,还穿着千年前的战甲,插着七彩的三角靠旗。"

乡村的故事,在乡民的嘴里,在古老的梦里,在岁月的诗里。那一段段口口相传的故事,是三晋沃土上孕育出来的,最纯朴厚重、最弥足珍贵的民间文脉。

我的书架上存着十余册《山西民间文学》,宛如封存的年少日记。偶然翻阅,心底常漾起绵长的温情。

无限的远方

"记住,你是吃饭长大的,也是读书长大的。"《窃读记》里,国文先生对林海音这样说。"多看书,书里有读不尽的故事,走不完的山河。"课堂上,小学老师对我这样说。

我曾用两支阳泉冰糕,从同学手里换回一套边角发软、封面破旧的《林海雪原》。这套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刊印、六十四开黑白连环画,依次为《奇袭奶头山》《三路进兵》《深入虎穴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将计就计》和《大破四方台》。

你知道当时一支阳泉冰糕卖多少钱吗?三十里外城里的街摊上售价五分,等到小贩骑着自行车,后座绑着盖了白棉被的木箱运到我们村时,卖一角。

你知道一个孩子对于冰糕的期待是怎样的吗?

那是粗茶淡饭里一抹最幸福的蜜糖,是一个童心盼了一整个夏天的最盛大的欢喜。

我至今记得同学一手一支冰糕,那眉开眼笑的雀跃;更记得那六册薄薄的小人书,带给我童年最刻骨铭心、最纯粹的触动和美好。

是一种专情

一本《第二次握手》放在炕头,多么令人狂喜的一件事。

书是母亲借来的。母亲爱书,喜欢书里描述的情节。却不容许同样爱书的我动那本书,或许觉得读五年级的我年纪尚小,不适合品读爱情,或许认定那是"闲书",怕我沉溺其中荒废功课。

母亲常忙,逢晚上得空才能看书。我则更忙,逢半夜母亲睡熟后,才打着手电,钻在被窝里摸摸索索翻阅她刚刚翻热的书页。我很快找到了自己与故事契合的热爱和感动之处,不顾一切读进去,读下去……

丁洁琼与苏冠兰跨越半生的重逢,一封封跨越山海的书信,构建了我对远方、对知识、对深情无限的向往。

多年后,《第二次握手》的作者张扬先生来到阳泉,与这座山城的读者亲切"握手",我有幸获得一本他亲自签名的著作。

少年的心事,终究与经典圆满重逢。

时空的馈赠

我第一次参加"拍卖会"。

或许根本称不上拍卖会,不过是村里一个五保户老人走了,屋里的物件被折价售卖。

父亲盯上了一个匣子,我也同样。那是一件旧时女子专属的小巧梳妆匣,匣面绘着牡丹,黑线定型,红彩敷色,古韵盎然。父亲以木匠的眼光看上了胡桃木的材质及其制作技艺;而我,死死盯着匣子里两本灰扑扑的繁体精装书籍。

一本是《中华成语词典》,吴廉铭编著,中华书局发行,1943年成都蓉城初版。多年后我曾深研此本,解读版权页上特别标注的"蓉版浏阳纸"字意。方知当年书局因战乱内迁,物资紧缺,印制纸张用的是浏阳纸。

泛黄微透的纸页,带着战时独有的粗糙肌理,这是战争岁月留下的独特印记,也让这本旧书颇具厚重感,拥有独有的岁月风骨。

另一本是20世纪50年代初出版的《数学辞典》,蓝色布面,有翻阅多次摩挲的痕迹。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数理教育的经典工具书,收录了从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常用术语和解法,估计是当时许多教师案头离不了的工具书,也是不少学生望而却步的知识高地。

父亲花一块钱买下了妆盒,买一赠二地让我收获了两本词典。母亲花两毛钱买了一只缺了一耳的双耳炒锅。

你一定觉得我们太幸运了。其实不然,很长一段时间里,父亲成了村人间相互笑谈的"冤大头"。人们觉得那陈旧的木匣和破损的老书,是生活里毫无作用的废品。

其实,你说对了,我们真的很幸运。接住了三份跨越时空的厚重的遗赠。

隐形的力量

我有一个巧妙的书架。

宽大窗沿向两侧延伸,不占空间却收纳万千山河。典籍纵横错落,上下排布,层层叠叠。

《山海经》铺展上古苍茫天地万象;《裴多菲诗选》唱响青年奔赴热爱、追逐自由的赤诚;《瓦尔登湖》留存了一方远离尘嚣的精神净土;《人间词话》于平仄韵律间参悟世事百态、人生哲思;《孤独六讲》解读淬炼人间自洽通透的生命心境;《喊山》沉淀太行山野质朴悲悯、道尽乡土人间的温柔底色;《平凡的世界》书写黄土大地向阳而生的坚韧力量;《状元媒》承载婉转悠长的人文风骨;《主角》演绎梨园戏台起落沉浮、人生聚散的百态人生。

一册经典、一段时光。在精神的云端拥抱生活,于岁岁朝夕间滋养心性,终成就独属我的——生命的繁盛。



诗词曲赋

晚 霞(外二首)

□泓 泉

天空的腹腔里
一团晚霞正在酝酿
一场突如其来的温柔涌动

于远山之上
烘托唐诗一样恢宏的气象
仿佛黄昏之剑削出的微观梦境
以沉默之势浸染视野

有汹涌的赤潮,矜持的紫霞
从虚空一跃而起
世界在一个玻璃瓶里舞蹈

绚烂与否,无关紧要
被染红者低首认领
被镀金者身价倍增

最后,暮色宣读光明的终章
把原本从眼睛借走的葱茏
还给眼睛

椅 子

黄昏里
我与椅子对坐
我们被语言的光栽种
在彼此的视线里

作为木质的码头
它身上盛开过
午后的倦意,某次别离
以及最轻的尘埃

扶手磨出的光
温润,是时间的指纹
在木纹里蔓延

我触摸椅沿的磨痕
像触摸一轮沉落的月亮
人间圆满,不过是无数
起身与落座的轮回
只为等一个终将归来的身影

时 钟

在我的记忆里
父亲一出场就是五点半
他站在田埂上
天就亮了

曾几何时
全村的庄稼只认三个时辰
鸡鸣、正午、五点半
五点半是父亲和庄稼对话的时刻

他走的地方
庄稼知道低头
野草知道让路

后来他老了
像一座迟钝的钟
边喘气边走

临终前他动了动嘴唇
像一枚走到尽头的指针
指了指田埂的方向
轻轻一颤
停住

这一生
父亲就是一座时钟

心灵感韵

一次失败的断舍离

□王鸿梅

周末,阳光从南窗斜斜地铺进来,落在地板上,像是给屋子镀了一层薄薄的暖色。我站在客厅中央,扫视了一圈——大桌下塞着的旧纸箱、电视柜底下堆着捆好的旧杂志、阳台角落里立着几袋用不上的杂物。我深吸一口气,决定来一场彻底的断舍离。

这决心下得很慎重。我特意翻出三个大纸箱,贴上"保留""捐赠""丢弃"的标签,又从厨房拿了一捆黑色的垃圾袋,准备把那些占地方的东西统统清出去。开头倒也利落:过期的药品、坏掉的充电线、不要的包装盒,统统装进垃圾袋。书架腾出了两层,抽屉也松快了不少。我甚至开始想象,清理完之后,这间屋子会多敞亮。

可这干净利落的节奏,在触到女儿小时候的物件时,就彻底被打断了。

最先翻出来的,是一只拨浪鼓。木质的鼓面磨得花白,甚至有些破损,而两边的小圆球,我记得清清楚楚——是我用针线缝了两颗重新换上的。这只鼓,是女儿十一个月大时买的。那年,女儿的堂哥才十一岁,跟着街上做套圈生意的大人跑前跑后,一天赚十块钱。他花了三块钱挑了这只鼓,送给尚在襁褓中的妹妹。三块钱,对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来说,是他一天辛劳的三分之一。这份心意,就这么实打实地,砸进了这只鼓里。

拨浪鼓底下,压着那枚桃核大小的铜铃。铜色早已被岁月摩挲得发亮,轻轻一晃,声音还是那般清亮脆生。这是女儿刚出生时,她外公特意跑去古玩市场淘来的。女儿出生时只有五斤六两,软绵绵的一小团,抱在怀里都不敢使力。我当时还笑话我爸,说这么小的娃娃,戴上这沉甸甸的铜铃,怕连腿都抬不起来。我爸嘿嘿笑着,不说话,用红绳把铜铃小心翼翼地系在女儿的脚踝上。一晃眼,当年那个孱弱的小婴孩已经长成了大姑娘,比我高出半个头。而我爸,也已经走了四年。每次摇响这枚铜铃,就好像他又站在我身后,提醒我:"宝疙蛋只要醒了就会有响动,你在厨房忙的时候也能听见,不会让孩摔了。"

箱子再往下翻,还有一辆遥控汽车,是先生买给女儿的。我们"70后"小时候,哪见过这么精致的玩具。当了父母,总想把最好的都给孩子,嘴上说是弥补女儿的童年,心里清楚,也是在悄悄弥补自己小时候的那份念想。还有跳跳杆、滑板、乐高、轮滑鞋,每一件都对应着一段时光。

我还翻出一小沓文具:用了一半的自动铅笔、几盒没拆封的笔芯、已经变硬的橡皮,还有几本只写了名字的笔记本。女儿的字迹从歪歪扭扭到渐渐工整,那些没写完的本子,就这么默默陪着她,从小学一路走到高中。前几天,她拉着我的胳膊撒娇,让我请她吃儿童节大餐。我故意逗她:"十八岁的儿童?"嘴上这么打趣,心里却软成了一摊水。我看着她低头刷手机的模样,屏幕的冷光打在她的侧脸上。恍惚间,我又想起她刚出生时,蜷在襁褓里小得让人不敢碰的样子。中间隔着的,好像只是一次眨眼的时间。

阳光已经挪到了西墙,我蹲在杂物中间,膝盖发酸,却迟迟没有起身。三个纸箱,除了"丢弃"那箱装得满满当当,"保留"和"捐赠"都只浅浅铺了一层底。我终究是没能"舍"下去。

我蹲下身,把散落的杂物装到两个未装满的箱子里,再把它们依次合拢,码进柜子深处,又将柜门轻轻合上。有些东西,只要还在那里,那些回不去的日子,就好像还在身边一样。它们不是杂物,而是时光的标本,是爱的物证,是我舍不得放下的、沉甸甸的从前。

这场断舍离,我输得心甘情愿。窗外的夕阳彻底沉了下去,屋子里暗了下来。但我知道,柜子里的那一箱旧时光,正亮着微光,那是岁月也无法带走的、爱的回响。

